

王文成公全書

王文成公全集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旣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旣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
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
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
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敬
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
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
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
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
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

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
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
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
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
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
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
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
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
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

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
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
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
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
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
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
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
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
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

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
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
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
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
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
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
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
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
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瓦課于澤公曰

吁嗟茲惟予譴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
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
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
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
於寬兩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
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
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
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

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
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
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
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
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
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
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廼八月己酉
大雨洽旬禾稿復頽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
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

將有裨廼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
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
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
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
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
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
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
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以是

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鄴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鄴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

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此於我媚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

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
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
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
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
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
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
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
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旣
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

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
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
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
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
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
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
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
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
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

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
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
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
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
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
記之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魚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罄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